

銘林

卷十三至卷十五

集選

庫文閣内		
一五四函	三九	漢
一二架	二七	書
	三三號	類

庫文閣内		
三六函	三九	漢
二二架	二七	書
	三三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73
冊數	22	(8)
函號	367	13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銘林卷之十三

宮室

齋

困子齋銘

宋張栻

趙郡李東老結茅于江南橘之曰困子求予為銘
予聞東老之居植竹千本溪流其間地偏而趣幽
予將以是為困子東老從名士遊詩法甚高方
其得意不復知有塵世事子將以是為困子以予
觀之殆不然

嗚呼困子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

淺草文庫

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
曷眈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為困乎也

已
張南軒
文集

克齋銘

前人

夫子告顏子以克已復禮為仁楊子雲曰勝已之
私之謂克子雲蓋未知所以為克者故其言迫切
而不近廣漢張某曰夫子所以告顏子乃終之之
事學者必卓然有見而後可以用力於克也清江
陳擇之燕居之齋曰克敢衍其義而為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

物欲斯誘日削月蝕意鮮能久越其去為匪我之自
營營四馳擾擾万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
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
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敬日物格知至
万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
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吾言
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絀允蹈羣則靡息
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為仁
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
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

予哉勉旃吾子全上

良齋銘

前人

良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良意止止其所也其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為始得其所止為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為之銘

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為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及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万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

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它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是為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繫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全上

敬齋銘

前人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章闢室于聽事之側朝夕燕居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為之銘以廣公意銘曰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万變
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派為絲棼自古先民脩己以敬
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
不昧厥理事至理歆其應如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
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惴乎天德嗟爾君子
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違
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怠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
以會于微念愆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
是則天命不過于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
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

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誌同志

上

教復齊銘

前人

復卦之義以初爻為重於畫為陽於義為善於人
蓋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為休復四應於初故
為獨復而三之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
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
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爻為重
然則五之敦復柰何五體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

也故為敦篤於復夫能敦篤於復且曰吉曰亨矣
而獨曰无悔柰何无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達於
陽故為之戒辭謂如是乃无悔也南徐陳希顏舊
名其齋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于長沙屬予銘
予知希顏有取於儆戒之意也為之銘曰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
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
順保其中而以自放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
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
允百君子柰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

匪佳并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今上

大率外恕齋銘

前人

潭州右司理之治海陵周俊卿請予名其齋予名
之以恕為之詞曰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勳廉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
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
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毫釐之疑
是析是明俾爾審弱無有或困于爾強惡靡口靡遁
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于齋
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今上

蒙齋銘

前人

番禺余端蒙請予銘蒙齋至于再三予未有以言也它日因有感于果行育德之義乃為之辭曰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万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過君子體之于以果行匪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曰澄源源局已君子體之于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敏于外達道攸飭内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

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全

虛舟齋銘

前人

詹體仁隣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漆園之說遁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將於是為體之予歎其善思也又為之銘

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無轍迹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通險可濟孚豚魚貫天地曷臻茲在克已去其窒斯虛矣

全上

主一齋銘

前人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喜其志為銘以勉之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
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當
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
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早惟勿替日在茲全上

顧齋銘

前人

廣漢張某名華陽字文紹節之齋曰顧且為之銘
人之立身言行為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
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為

毫釐之浮則為自欺克謹于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
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為已愆
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
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懋懋
勉哉勿渝是敬是保全上

守約齋銘

宋 劉宰

蜀李平叔秀宮子求齋銘于蔣良貴良貴名之守
約且記其說漫塘叟為之銘

惟顏氏子為己之學厥聞既多必守之約盖方其初
審問謹思亦既得之則弗失之方寸湛然日星明只

其怒不遷而過不貳一唯之悟參也其亞賜多乎哉
我則不暇漫塘文集

宜齋銘為監榷院門孟君作 前人

高位難安重祿難干烏乎宜乎抱關之官今上

徐君易齋銘 前人

五十學易聖有成說比其晚年韋編三絕子年方壯
子氣方銳易以名齋恭哉取義學易有道觀象玩辭
善惡之幾必先知之行其善者而成不善于以求之
其則不遠今上

澹齋銘 前人

友人丁國賓名所居之室曰澹齋求銘于漫塘叟
當暑而葛禦寒而裘象林玉手熨帖和柔澹然此心
卒歲無憂積粟如山量畜以谷酒池肉林饜飫童僕
澹然此心不負此腹惟子丁子筆耕以糗豈伶有時
喜溫無作饑速瓶空寒陵衣薄先生澹然隱几南郭
揭此名齋展也無作今上

定齋銘 前人

物來而競物去而定以是銘齋子烏乎正往一乃心
毋為物勝霖雨大旱舟楫大川吾不矜簞食瓢飲曲
肱而枕吾不病吾非死灰其心槁木其形亦非以格

倦為仁義杞柳為性者也 全上

牧齋銘

主丹陽簿周君鑄以牧名齋徵銘于漫塘叟

柔順自牧詩者歸美早以自牧易謙之辭義取於養
所以為牧早順自養維日不足如器之虛入者受焉
如澤之虛可來百川勇哉子路聞過則喜顏有若無
庶幾聖矣苟失其養器盈為害眇然一身孰擬其大
愚而自用賤而自尊迷方而行速禍招愆為聖為愚
機括在是凡百君子夕惕若厲 全上

拙齋銘

前人

京口郡寮陸君以拙名齋書來速銘因為之書

仰而盱俯而趨揣勢視時如盤走珠求之而得如鼓
應桴茲巧之為而巧者劬言之質扣之實介然自守
泊乎其無術或乘流而止或投機而失茲拙之為而
拙者逸去拙而巧以逸代劬其可得兼熊掌與魚人
之言然於予則否揚興說對畜夫利口無益於得而
顏孔厚宋璟之剛韓休之直豈以真尋而遂枉尺由
是而言命乃在天巧徒爾劬舍旃舍旃巧則劬矣而
又失已藉獲所求如負塗豕播問厭足妻妾所耻拙
者既逸得之則榮不幸而失非念所絃進退綽然山

高斗明拙者誠巧巧乃大拙因君名齋遂我拙說

上

滕縣尉切齋銘

宋程泌

洙泗講學惟一惟精未始汎然一於競名切問近思
豈其鉤達如切如磋一皆可踐近世不然脫影遺形
豈其不的託以自神軒得其傳仁義皆實無垢發之
言言可則凜然而敬熏然而親不激不誣如準如繩
今之學徒師生皆空皆瞬乖離執守其中吾將疇歸
昌黎軒維 泗水集

延益齋銘

前人

景温今教金陵作新公宇矣又創一軒扁曰延益
以予嘗居是官也屬銘焉予為之言曰古之聖賢
以道任諸已淑諸人未嘗自以為足也其任道也
愈重其求益於人也愈切夫子以天縱之聖集道
之成跡當時登門之士何啻泰山之於丘垤河漢
之於行潦哉而夫子之於二三子也方且以四子
為友而若有所資也以六子為侍而若有所缺也
然則學問之道寧有窮已哉金陵為東南一都會
四方之學者咸萃焉丞相益國周公好賢樂善海
內所宗鳴道是邦流風未墜景温躡其芳躅仰止

高山能以虛心務於求益然則並驅前駕夫孰圍
諸銘曰
湯湯秦淮涓涓自岷其行万里浮日浸雲細流交歸
莫測其津道源於身實資諸人能遊厥志其積乃盈
小智自私大惑孰箴藐藐天縱所集大成四友六侍
取之其門惕若自厲吾道愈尊虛心延益庶幾此意
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今上

蒙齋銘并序

宋真德秀

桂陽史君張侯某以蒙名齋西山史真某取果行
育德之義為之銘其辭曰

物盈兩間有万其敷天理流行無一弗具維象之顯
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違息
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
厥指昭然卦之有象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
局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其流涓涓其出之微
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遇有崇茲山潤澤所鍾
維靜而止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万里問矣以然
有本如是以君子取法于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
維行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躅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万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

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齋有此孫揭石齋靡
目擊道存養正於蒙矣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真西山
文集

西齋銘

前人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不怠不疲聖賢之待頑民
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醫王之救
病者為政者以是存心庶乎止負長人之寄矣 今上

敬義齋銘

前人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
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
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
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
心之坊至哉義乎方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
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
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
心之萌闢焉沈昏欲心之熾蕩兮枉奔惟此二端敗
德之賊必北乃猶如歆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
方以大恊德于坤一念少差眊此齋扁巖師在前永

詔魚倦

今上

綱齋銘

為東宮王次點作

前人

衣錦綉衣裳錦聚裳有善于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
若是其晦為已之功無與乎外慄為戒惕于隱于微
我欲亡愧匪斷人知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
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敝經中悶文綿外張
孰知聖門回思參魯樸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未
允八引詩聲臭泯然跡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
入德之門曰惟至要猗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
古人與偕全上

彭叔英砥齋銘

宋文天祥

爵祿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康隅蕩盡中流之柱
障山回瀾岩岩具瞻千古如山嗟冷之人模稜義利
金銀銅鐵攪為一器淬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
有如斯銘文山集

清淨齋銘

宋林洪

書室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寬
也手懶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上也心手俱閒
則寫字作詩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
其不強役于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文及稗短故事
以其易於見意不滯于文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

字或玩經註古人文集以其可以冷意趣於無窮也
既不拘方亦不避世非庵似庵非寺如寺在家出家
在世出世佛何人佛何處此即上乘此即三昧日後
日歲復歲畢我心生任他天壤遺

彝齋銘

釋居簡

彝某曰彝齋有取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問彝
於予為之銘銘曰

彝民之天民之秉彝天常卓然惟帝降衷於此下民
兩忘黨偏守之以正謹而勿移其歸則賢習與正違
遂導別歧小人之歸千里之失始於毫釐豈不爾思

思而來復不移一絲夫何遠而

北湖文

瓶城齋銘

為淮東憲司知事
凌德庸作

元 階復

利慾之兵或隳吾城蹂厲之機或發吾瓶墨其守不
若修仁義之干櫓金其絨不若駕聖賢之說鈴若然
則城何懼於脫為瓶何患乎建瓴哉

容齋銘

元 郝經

郭君之才容銘其齋以銘為請銘曰
偃偃以弗顧藪藪以弗矚是之謂忽落陷窞而不為
之引溺淵水而不為之極是之謂忍當於義而弗為

事俯仰以徇時是之謂隨惟茲三者人欲之私凡百君子察而去之剷闕塞以為通撤藩籬而大同東西其擴南北其從浮雲在空馬牛其風被橫逆而至於我何加焉反之於吾躬弗示人以不弘汪汪洋百谷之王俱收並蓄龜鼉蛟龍而是非邪正不亂乎其如明鏡如止水爾不吾欺吾不爾從是之謂容乃天理之至公凡百君子維始維終

陵川集

遜齋銘

元 吳澄

粵稽商訓惟曰遜志聿觀周誥亦曰遜事遜之為言其意昌謂當卑順謂宜退避卑順伊何順禮順義

退避伊何避權避勢理義謙謙致福之原權勢炎炎台禍之門謙如流水永久滋液矣如火熾奄忽滅息心常卑下不欲尊已身常退後不敢先彼自下者尊自後者先一遜之餘百嘉萃焉有而有助朝夕警惕神所扶持俾爾多益

吳 輯粹 慮

省吾齋銘

前人

吾之為吾凝氣成軀前有深阱亦有坦途惟吾所擇任吾所趨兢兢惕惕慎乃馳驅私邪險艱省之鉅之公正平易省之劬之已如不疚內省而愜彼或不賢自省而懼耳聞雷震吾省斯懼目覩機張吾省斯處

曾省者三舉省則屢夕省及朝晨者至暮畫之所行
夜可告神夜之所思盡可語人俯仰無愧心安體舒
省焉若是吾知免夫 全上

敬齋銘

前人

惟周學聖云主乎靜惟程學周曰主乎敬惟敬故靜
惟靜故定定故不遷心得其正定而無適虛明若鏡
應而無二公平若秤湛然澄瑩不將不迎斯敬之功
存我恒性 全上

訥齋銘

元 吳徵

君子之訥不盡其有餘小人之訥將言而嗚嚚得善

敏於行近仁者歟是為君子儒非小人儒 元 文類

藝友輔續古齋銘

元 馬祖常

古有道載諸辭我續之微於斯維友輔篤古學予為

銘聽毋藪

馬石田文集

允懷齋銘

前人

疇沃沃天是資稼以獲力之施道豈遠惟茲思佩我

銘世乃師 全上

劉氏求志齋銘

元 虞集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游有方若射置的苟不素定
張張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為勇往不讓

職有常分匪求外安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達是行
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受徒
惟志之求爰口齋居尚審尚端勿惰勿迂虞道園集

益齋銘

前人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
實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饜腴下自豐
日極而攻于凶之途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
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彼取此善不在大道不在細
遷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尚鑒茲哉全上

申齋銘

醫者

前人

凡人有生實受厥氣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
於口不及損益虛實斟酌緩急其反歸藥石則施中
焉而止教必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爾齋居知
中之極全上

儼思齋銘

元楊剛中

理究斯明為殊為同學求斯詳疇初疇終匪心斯圖
何彰弗蒙既端爾容既肅爾躬冥凝虛遊視遺聽空
思而以斯無微不通跛倚踞欵心馳於中矯啖蹠言
必隳而功戒哉無忘惟道之融元文類

兼善齋銘

元黃潛

墨貴兼愛儒者損之詎曰此道我之得私必由其本
以及其支相古先民孰為吾師莫窮匪顏莫達匪伊
何志何學朝斯夕斯乾之善世則罔敢知坤之積善
尚其孳孳止也以所勤也以時毋慕千里忽於毫釐
仁如夷吾或羞其卑為善有術視吾銘詩黃文獻公集
王君仲致以腴晦名其齋盖有取乎考亭朱子冠
而字之祝辭云爾夫所謂人晦於身神明內腴者
復而通也今乃援其辭而尤之者通而復也仲致
來徵銘為之銘曰

腴晦齋銘

前人

惟皇播物終始一誠屈信相推乃色乃形有出于幽
以豐而亨有入斯息明夷之貞而通而復與時偕行
展也王君歛其華英退藏於密以觀其生與造物者
游神之廷曰予庶幾天之性情我眉相之式彰茲銘
八全上

方齋銘

前人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徵
銘為之銘曰
與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枘以圓而相違天下
之方盡於五寸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

君子方以正己之度圓以任物之宜主至靜以為德不自毀于非隨匪惡圓而喜方諒所秉之莫移爾息爾藏矩範在茲無矜而名尚允蹈之全上

恒德齋銘

前人

易之為義隨時變通有不變者確乎其中是曰恒性人之固有充為恒德不息則久聖人之道久而化成由是不息是之謂恒惟君法天下偕行偕極惟臣承君或有一德繫公之先國之元臣篤生後賢左右聖君吾儕小人朝不及夕夫孰如公自強不息體之既立其用必行措諸事業乃恒之享允懷于茲益謹其

度與同國休以永終譽全上

敬業齋銘

元 傳與礪

惟茲生人均厥受命莫貴惟德莫尊惟性惟性如何万善斯全君子于學思罔或愆惟德如何有積乃大君子于學思罔或懈詩書六藝進退灑掃近思弗遺上達有道夙興夜寐惟一乃心毋終食弗念毋闔室弗臨毋若彼教奕鴻鵠是懲譬茲版田力乃有得聖或罔念亦之于狂孰曰予玩而聖之望敬之敬之遠實通是基有節高山君子之儀傳與礪詩集

拙守齋銘并序

元 戴良

會稽王漢章宋禮部尚書享齋先生之高孫也見
世之巧於宦者或至喪身而辱先乃欲拙守其先
業而題其齋以示警九靈山人釋其意而銘之銘
曰

物盈而間則万斯有孰巧於為孰拙其守我目之明
實存於矇我耳之聵乃成厥聰矇聵而拙明聰非巧
維拙其巧善守之道伊禮部公古人與偕爰有諸孫
拙守名齋曰守先業寧愚與魯彼巧而出我拙而處
嗟爾王生遵此大戒勿以其拙行廢沮詐昔漢長沙
已國于東猶拙其舞巧以求封生其鑒之去巧取拙

日坐齋居念念弗越大成若缺大盈若冲缺則不弊
冲則靡窮祖德遠矣斯寧孰受小子述銘用儆坐右

九靈山
房集

心耕齋銘

前人

四明施弘道名其所居之齋曰心耕金華九靈山
人為銘以勗之銘曰

心為我田今我其耕我如不耕吾何以生耕之曷以
乃耒乃耜隴畝既治畔岸亦理孰為稼穡曰種以仁
孝弟忠信以耨以耘惟食與色為厥稂莠我其除之
我苗克秀惟師與友為厥雨暘我其時之我苗靡傷

仁既成矣稼穡孰矣饗之祀之神其福矣心責乎廣
耕責乎勤我銘齋居用警學人全上

耘業齋銘

前人

章生輝扁其講學之齋曰耘業蓋取韓退之詩語
也九靈山人為之銘銘曰

士之於學猶農於田耘而又耘其業乃專伊士所穡
何穡非性由是而賢由是而聖惟四其端仍五其常
既六其藝亦三其綱此而致力是曰種學始之不耘
終何以獲去其害苗耔而耨之捕其食心長而茂之
乃秀乃穎乃堅乃好乃觀厥成有相之道舍是奚植

怠是矣收不植不收誤我有秋昔唐昌黎庶幾知此
而以耘業勉其學子咨尔章生是則是做匪以銘齋
亦克允蹈全上

惟微齋銘

前人

人之有心實主乎身危微曷異理氣是不其理伊何
道之所出暨雜以人氣為之汨人也異熾炭乎其危
道也無形是之謂微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
守之必一惟精故一惟一故中大哉心學藹世所宗
惟此道心乃善之主勿謂其微終焉罔著曰體曰用
不使有遺曰隱曰顯罔間其幾四端已克四非亦克

人十已千式致乃力古聖所傳悉會于心充實光輝
其積日深戰兢以持戒懼以守希聖之功於是乎有
紛紛不子方寸固治卒以其公而蔽於私蔽之於私
實始乎人回視此道一何其溷卓爾方生心學是勉
乃以惟微蒙厥齋扁朝斯夕斯目擊道存敢贅一辭
以告天君 全上

仁齋銘

前人

於皇上帝降此下民形既生矣抑何不仁人而不仁
乃放之役耳蔽于聲目昧于色以言則誕以動則危
惟誘夫欲遂亂於為擾擾營營其昌予已我觀厥仁

嘻其有幾匪學匪師孰示本原有孔之聖有顏之賢
示之有要禮以為則曷喻其功妙在於勿已克禮復
乃純乎禮仁豈遠哉欲之則至臻此伊何實先致知
知既去至力行是期非行曷全非知曷有以懇而求
以敬而守察以動靜思以朝夕為仁之功於斯為極
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涇濡聖學有進無止嗟爾羅君
曰顏是希以仁名齋莫其所幾大哉仁身衆善所在
仰止齋名其永無怠 全上

全樂齋銘

元 鄭濤

同邑長塘黃資安喜閑靜而厭紛華太史蘓公以

全樂名其齋居之室嘗微余為之說余惟樂者無
憂之謂也世之所樂不一而人能兼之者鮮今復
安以積善而全其樂是可銘矣銘曰

昔人為善其樂稱最漢史嘉言昭茲紀載惟善之積
不誇不矜曷若黃氏樂以全名曰此黃氏余實同也
世居長塘既安且輯遠惟其先德植乎陰由善開家
以迄於今其善伊何不媿不忝曰慊於己以全其樂
嗟世之人獲戾于天縱有其樂維何可全是故右軍
豈無絲竹懽趣恐損亦莫能足我惟黃氏如昔啟期
其所公樂于壽尤亘人亦有言處善循理黃氏之樂

昌其有已沉沉齋居樂既維純銘茲昭之以示後人
義門奕葉文

存存齋銘為趙公子去疾作

元 釋大訥

人之奉身輿馬器服或假或失終求以復性生而靜
人所均有奔軼蕩汨頃刻莫守貴物賤已重外慈內
祇益其愚胡寧不畏大雅君子存存以究顛沛周旋
儼若前後若倚於衡以左以右不越社席彌論宇庭
匪邇而遐河海流潤莫著乎隱鳥飛魚泳怡怡慈順
維涼國是訓匪訓于室以施于邦國 蒲室集

近思齋銘為侯公遠作

前人

天日之遠圭測其景泉流地中汲深以綆道大如天
德滿如泉我求而獲衽席之間聽視言動或外誇之
川漬于防何以復之可殊一本万古一息日用無間
燕處飲食亦有万卷父子所友載膏爾車言駕同道
于王作賓公族之孫乃眷環堵爰其高門

全上

敬學齋銘為管元廣作

前人

工試以藝巧力日至貢之於利歲閱月計我治于內
日益日損莠鋤其驕苗莖其本六合之富萬物之有
我獻我酬我納自牖物我無睽而應無方如雲膚寸

雨于八荒不有滄滄其源濫觴最我君子銘以勿意

全上

銘林卷之十三

此卷內容為多行垂直排列的銘文，因字跡模糊，具體內容難以辨識。

銘林卷之十四

宮室

齋

敬齋銘并序

明劉基

敬齋者篤列圖彥誠所以名其居室也彥誠以科
第發身其於敬字之義蓋亦講之熟矣則舉其所
知而行焉可也又何必多求乎人之言哉乃勉而
為之銘銘曰
莊其外而肅其內瓊琚玉佩無顯無昧惟是神是對
肆過蹶弗憤以不越載以永無有悔誠意伯文集

醒齋銘并序

前人

醒齋者遠君德芳所以自名其居室也遠君少嗜酒數為酒所困一旦忽思古人之所以喪其身覆其家者大率多於酒遂絕旨酒而以醒齋署其居用以朝夕警省而杜其欲於將萌也枯蒼劉基聞而喜其善修慝也故為之銘使揭于楣且以堅其

志銘曰

禹疏儀狄祗承虞帝湯傲酣歌用永厥世維衛武公初筵有詩年踰九十令聞不墮在魯仲尼酒不及亂範模萬古愈久彌繁義和酒淫胤后徂征楚國皆醉

鄔鄆榛荆次公北闕仲孺東市狂談訕罵身戮家毀吾以是知昭昭生于惺惺而憤憤出于冥冥劉曜受執孔融被刑莫不因此以殘其形古稱覆轍後車勿踏有縱弗防禍生所好人孰無過弗改維咎知過而改何過之有維敬與怠狂哲攸分敬醒則存不醒則昏於嗟遠君以我諄諄止爾醺醺有茁弗其視此銘文同上

王原實裕齋銘

前人

會稽王原實裕名其齋枯蒼劉基為之銘曰寬而舒綽綽乎有餘佩裾與與有容弗据德人之閭

過者式諸同上

持敬齋銘

明宋濂

吏部員外郎翟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頃註于吏議
繼蒙有宥預有祿食列于英俊之後追思舊愆未
嘗不惕然惴慄因以持敬名所居齋庶或善其後
也請為銘以自勵焉銘曰
坦途不戒驥或蹶羊腸畏惴驚可越靈臺孔微後萬
物物來不制昏以逸持之以敬志斯一古之明訓作
自哲曰人敬勝怠則吉心不持敬中蕩濇四體不敬
形縮瑟不敬而言支以怵行而不敬遭憤跌矧茲有

職紛鞿韉上有嚴臨下羣列苟或不敬衆爾咥鬼神
遼哉徇恍惚語之無聞罔由詰敬以格之迅如駟况
均為人視聽徹事之以敬寧弗悅告爾持敬久愈晰
德樹名彰底崇秩宋學士集

時習齋銘

前人

時習齋者江南行臺侍御史秦公之所自名也公
河南人名從龍字元之歷事五朝為時名臣年踰
八十而猶挾冊齋中玩而繹之瀕間往見公聞其
言皆經緯道德壹之歸經傳則其澤被民物勲烈
太常者何莫不由於斯時習之功不既盛矣乎空

其年既耄而猶孜孜弗之懈公戒瀘銘銘曰
水之習坎積則盈君子法之德乃恒同上

玄默齋銘

前人

余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玄默危學士蘇脩皆嘗
遺之以文仲善復求余繼作脩史事嚴歷數月未
能撰述仲善又更求之今因休沐之暇輒援筆為
之銘夫玄默者葆和之要道仲善能從事於斯則
近道矣銘曰

玄兮默凝神於恍惚默兮玄欲潛思於九淵曷若渺
渺綿綿歸之自然一氣孔神迨乎象先誰為之後孰

為之前至矣哉此所謂鴻濛之根毓丹之田也久而
行之與道周旋可以接韓終之袂可以拍洪崖之肩
勉旃旃必守夫規中焉同上

介石齋銘

前人

金陵管君名豫以時順為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
之齋皆取乎大易之義也蓋管君嗜學弗懈既習
儒家言又通天官之學當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
藝之士無不寵任之管君用薦者擢為曆官已而
建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竭其知慮凡氣
朔之盈虛氣度之遲疾或步或推固有絲毫愆忒

上嘉其勤會廷議易太史監為欽天監遂命管君
為之令管君亦可謂至榮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
孳孳也且謂豫以悅樂為義易致沉溺必以中正
自期介如石焉則能審其幾微上下之交不至於
諂瀆矣乃擬介石二言以自警嗚呼若管君者其
知豫之時順之道乎雖然豫之彖辭有曰天地以
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管君苟以順而測
天其又有契於不過不忒之理乎太易之道無不
包故予發其意於傳注之外而復繫之銘銘曰
豫之為義動以順苟耽于逸爽其正節介如石剛且

勁其幾始兆見輒定自微而彰若龜鏡下不加襲上
弗佞如此進學德將凝或冥或鳴戕厥性戒之初終
制乃勝有齋肅如更嚴覩我銘其楹宜敬聽同上

古愚齋銘

前人

延陵韋侯彥芳吳中書僕射侍中弘嗣之四十七
世之孫夙以文章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別乘會
而二千石闕候實行守事情字化洽民宜之然猶不
志進脩以古愚名其齋居侯殆有志古者乎志於
古美矣古學之可法者頗衆柰何獨有取於愚乎
有取於愚斯其所以為不愚也歟是宜銘銘曰

惟古之愚如穀斯弩直矢一發奮往弗顧惟今之愚
如履多歧詭秘變化曾不測其所之古故為疾今復
非古致宜尼之所傷柰人偽兮旁午我情鬱紆曷日
而攄豈惟賢不逮昔愚亦不如邈埃風而屹立懷嫩
人於千載不有君子善則誰采彼烏多詐睚眦盱眙
心自以為智人觀則愚我愚我守直情徑行孰不愚
我我智斯亨以愚而名豈無柳氏為激而過中同於
自謚我將何從聖謨孔邇終日不違晞顏則是同上

居易齋銘

前人

衢之常山有簪纓之族曰魯氏蓋出於宋參知政

車肅簡公貫之之後自毫而來遷奮藏玉刻傳宗
印可驗其遠孫濬文念祖德深長思繼承之甚力
種學績文惟恐有弗逮州縣察舉其才貢之中書
中書奏濬文才行雅飭擢為侍儀舍人遷秦王府
典儀將行詣詞林請曰濬文讀書之齋名曰居易
夙鄙陽周先生伯溫為書三大篆揭之願以銘文為
屬予謂居易乃素位而行外物之來一歸之於天
君子進德之方有出於此者乎是空銘銘曰
君子守分如守百職出位以思乃德之賊銀黃三組
庾粟萬鍾我合受之不以為豐衡門棲蓬藜模是食

我則安之不見其畜此非在我皆天所為天則孔邇
我敢恃之或逆或順視之若一心以道寧不累於物
狗而弗察非怨則驕惟外之願而中則搖觸類而推
何往非正其正伊何安於義命悠悠魯生文獻之家
夙夜以思揭德振華齋居深沉蛟螭作篆前陳回谿
右撐翠嶽爾居爾易勿險與難上慎旃哉德將不刊
同上

茂承齋銘

前人

閩人鄭子尚世博書詩為良士其父周可君兀能
以道自娛所居曰至德里並舍北南環植以蒼松

鼓髯奮爪儼若蒼龍然嘗喟然嘆曰始者拱把爾
今則大將十圍人之種德其亦有類於是乎御史
鄭公過而嘉焉名之曰松庄云周可君既乘風御
別氣游神於冲漠之墟而松固無恙寒光涼翠益翹
然發舒子尚日徘徊其下仰而慕俯而凝悵然其
若若思己而曰先子不可見矣倘能承繼之庶幾其
亦不歎矣乎乃取詩所謂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之語扁其齋曰茂承蓋萬物榮於春悴於秋各繫
其逢惟松也奮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所以四時而
恒青子尚欲承父志無須史間斷其將常茂而益

榮者哉子尚亦善於取譬者己子尚以明經試天
官歸教長樂鄉校其將行也介國子錄趙伯庸來
徵予銘銘曰

有松九九兮于彼郊坰來者既續兮往者始零衆悻
黃質兮其色獨青嘉名斯建兮象類之精父經能傳
兮於繁其榮繼承承兮允有餘馨毋玩葩澤兮忽
彼堅貞太史造銘兮勒於軒楹同上

宇定齋銘

前人

靖江府伴讀方生仲文崇安人以宇定名齋蓋取
莊周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開泰

則靜定也既靜定矣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
物初無彼此膠葛之異懿哉斯言乎其衛生之說
乎或者不察類以周多寓言輒泛引而非之周言
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可不取乎苟不取不以
人廢言之說果何指乎為著銘曰

君子養生能見子乎專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
終日嗥而益不嗔乎此謂大和决北而不田喜怒乎
外物其能撓乎四體其有不順乎所以神之凝然氣
之融然泰而安乎天光照耀物各付物而不淆亂乎
夫若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乎芒乎忽乎濼濼乎其

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乎予有疑乎
無疑乎人讀予文有能察予之中情否乎同上

種學齋銘

前人

姑蘇張君其名為田其字為芸己遂以種學號其
齋居瀘聞之而嘆曰何芸己之善取義者歟蓋其
先人子照君積書滿家而日讀之芸己又從而繼
之非惟芸己也其子肯又能善承而勿使替之是
張氏種學者三世矣因為著銘勒諸齋中一以昭
種之之功一以為芸己父子勗也銘曰
我有心田為寸者方何以種之以道德為之秧其葉

油油其本泚泚仁耕之而義耨之唯恐涉於歲荒俟
彼西成於粢其箱可以續烝民之脉可以佐至
治之馨香此韓子之喻崔生所以欲久積而大昌肯
舍己以從人不以禮而為防有美君子厥姓惟張通
經而探乎玄髓揆文而燁乎星芒取種學而名齋欲
孳孳而自疆史官作銘揭之中堂願是薦而是蓂終
大迄於豐穰同上

默齋銘

前人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
疾辭去結廬太行之顛題曰默齋其友湯子上為

之請銘銘曰
昊穹上運玄壚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得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叙不發一言而莫敢失其恒職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能歸之於一默而已然苟無誠懇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取勝角靡上陳為諛下喻為詭陰謀規利邪說誇己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亟譽其美彼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尚

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拙鄙而功茂績偉晁氏之子
彌智囊卒啓戎兵身斃于市惟躬行之為何言語之
足恃晉有和君力學未仕期實踐以自修獨默默而
無語此蓋將矯佞之陋習而度幾于顏氏者非耶
同上
恒齋銘
前
考功丞李君名永永為恒久之義遂以守恒為之
字復自號其藏脩之所曰恒齋易有之恒久也蓋
恒之為卦震上而巽下雷震風發二者勢必相須
所以恒久而不已也李君有學有守之人也既取

是義為字與名又揭以命齋其萬於信道常而能
久者歟為著銘曰
天地之道恒而不窮剛柔相應雷動風從君子觀象
隨時變易終始循環惟道之適苟執一塗子莫之中
無權以行是謂真凶日月在天旋運不息躔次所經
罔有差忒陽陰代謝寒暑迭更盪摩呼吸萬物乃成
唯久故恒動有常則惟恒故久靜不留物聖有明訓
樹此教基逐物而遷有愧巫醫侃侃李君所學淵奧
立不易方大中是蹈彼不度勢獨浚之求或據非據
無禽致羞孰正孰偏有若黑白慎而行之永保終吉

同上

友德齋銘

明王禕

君子自修之道莫貴乎取友友也者友其德也德
在於彼而吾資之以自修則彼之德乃所以為吾
德也故君子貴乎取友也友人袁君所居之齋志
之曰友德是可謂有志於自修者矣予故樂為之
銘曰

君子修己匪友莫成其友伊何惟德之負彼德彼有
於我何益相觀而善乃資友力取彼斯我我德斯崇
我德之崇寧非友功自尊逮卑孰可無友以友輔仁

聖訓斯守所友非德我德則墮友之不擇絲昧是非
輕交易絕君子所耻最哉袁君尚慎其始

王忠文公集

居易齋銘

錢唐徐子貞氏清慎純篤之君子也其所居齋扁

曰居易屬予為之銘予辱與子貞游甚久因不復

辭銘曰

天賦是氣予于生人維人之生萬有不均貴富貧賤
若衡稱權孰其尸之有命在天命定于天莫能或渝
君子族之維易是居孰為居易素位而行孰為素位
反身而誠誠之之道勉之勉之逮之既誠與天無違

當其誠矣由之而安貴賤富貧己何與焉相時小人
名馳利驅行險僥倖甘于昏愚君子居易維德之基
聖謨孔昭尚克念茲

同上

學海齋銘

江吳尚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為學也

揚雄氏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夫海之為物鉅矣

百川細流也學海而至于海無亦由其不息之功

歟嗟乎君子為學苟不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具有

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而至于海君子學

道惟其不息而至于道其理一身尚志志于學者

也年已及艾而學焉之功固或少間吾知其至於
道也必矣故為銘以諭之銘曰
學道之功惟不息是崇惟其不息斯與道同相彼海
矣百川學之川流不息故海為同歸猗聖道之大猶
鉅海然乃欲至之可不如百川弗川之如是自畫以
盈譬彼丘陵曷喬嶽能成維時君子既艾而勤不底
于大道不寧厥身有容斯齋作銘以勒之凡我學徒
盍鑒于茲同上

貧樂齋銘

前人

李君彥章甫名所居之齋曰貧樂間屬其友王禕

為之銘夫君子之心純乎天理者也天理所在物
之自外至者孰得而累之外物不能為之累則其
中之所樂固有人不及知而已歟知之者矣故夫
貧而能樂在眾人以為難自君子言之則未始有
一毫之矯偽者也吾彥章甫蚤受學文懿許先生
之門其學蓋知本矣及其仕也入則為王官出則
為郡守亦既顯庸而其操行裊身廉慎儉約所謂
貴而能貧者則其貧而能樂非獨其所自知而人
亦且有以信之矣故禕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有釋者理我心所涵動則春融靜則淵潛厥於其中

至樂所存其樂伊何渾然天真君子之貧則維其常
豈以貧故而樂乃忘吾顏氏子貧亦甚焉陋巷簞瓢
為樂則全維彥章甫希顏之徒雖貧而樂秉心不渝
有容斯齋貧樂是名朝斯夕斯我名其徵同上
澹泊齋銘
建寧倅周侯克復玉坡參政周公之子也慷慨有
氣節顏其所居之室曰澹泊齋取諸葛武侯戒子
書語也攜李貝瓊為之銘曰
漿蔗因麟齋脇戟咽不如雋吾之淳狐裘錦袪履宗
殄家不如御吾之麤華棖藻枕吾懼鬼瞰而為孽鷗

弦鳳笙吾懼天墜而致盈百金雙壁之寵孰與窶而
無恐朱輪駟馬之榮孰與徒而無傾噫達而伊呂之
業約而孔顏之樂世紛紛其溷濁吾將從汝之澹泊
也
清江集
前用拙齋銘
風溪王子道氏以用拙名其齋介邵君質谷徵予
文遂為之銘曰
嗚呼混泚既鑿由是七竅始開而大樸已殘矧歷世
滋偽機變百出又焉得擺垂之指輟班之削以反無
為之先吾嘗悲夫金而乾玉而斲木而揉弗若閔之

在曠固之在璞全之在山故特守吾之拙不強其所不能惡傷生而大年柰何柳子病拙而外祈潘生病拙而灌園所貴乎有道者恒樂於無用相與遊於大庭華胥氏之天奚屑屑焉歎夫擯而不復仕而不遷試與汝汎觀乎宇宙之中萬物蠢蠢雖所賦或殊莫不寓大巧於拙無俟規矩而方者自方圓者自圓蓋順性以始終又孰非自然而然者耶同上

靜學齋銘

明高啓

體具動靜實惟二儀夫靜真一又動之基交軌盪摩風鼓雷應萬生芸芸而此自定凡人之心本寂而虛

紛紜攪攘為欲所驅載馳載奔蚩蚩者子內喪外勞莫知所止君子山立其間其安不誘於聽不眩於觀如鑑漠然有來必酢豈彼幻徒冥默無作木靜則壽水靜則清所以為學匪靜曷成子居是名矣則先正我維銘之請直以敬息蔭集

進齋銘

并序

前人

國子助教高君仲輝之先君嘗以進名其齋聞人碩士為言其義悉矣仲輝間復請余銘余以宗人之義不敢辭為之銘曰
務前其途車必覆嗜升諸公身乃辱惟德之躋是則

淑詩書餼糧禮為穀聖域高遠匪可蹴由卑自通蹈
古躅跬步不已至荒服如木在山泉出谷勿畫以退
苟自足先君之志子尚勗我為銘詩敢告瀆同上

存心齋銘并序

前人

金陵汪氏有修藏之室曰存心介余友馬君來徵
銘余嘉其得為學之要為之銘曰

身一室意四維與物游固有時如驚狙孰可糜喪厥
宰吁其危慎乃操勿妄思天君寧恒在茲同上

靜得齋銘并序

前人

婁東沈仲益氏以靜得名其藏修之室取程夫子

詩語也渤海高啓為作銘曰

虛哉靈府其體本靜外觸未形山止水定誘物而動
熾情乃生喜怒愛惡與哀懼并紛紜攫攘厥宰斯喪
如驚駟奔孰制其放維彼君子能操使存養其真靜
為動之根周流汎觀忘己與物萬生芸芸莫不自得
詠歸于嚮嗟逝在川去聖雖遠微言尚傳沉君齋居
從事於此願言誰師子程子伯同上

勤禮齋銘

明 梁寅

在昔周孔興教扶倫惟禮之崇禮之在人猶醞之蘖
以成厥躬嗟嗟澆浴或狠以盪或恣以狂廖有賢學

弗蹈妄轍欲遵周行眡彼紛華而叔而怯唯勇於禮
筋骸之束肌膚之固淑慎其止親師樂羣朝而孜孜
夕而灑灑我銘坐隅樂行是則以相毋忘

大成類選

尚拙齋銘

明鄭淵

大鈞播物塊軋無垠我人得之賦形則均稟氣清濁
善惡以分所以顏子如愚稱仁愚可藏拙巧或奪真
欲勝則流從之則昏馳如駿馬欵如聽輪竟致顛隕
自羅艱屯曷守我全曷保我純暢達四支內精外醇
彼之所疏我之所親彼之所卑我之所尊一日之短
百世之存有美君子薛氏聞孫尚拙名齋是養是則

動靜語默氣閑色溫匪能修之曷有諸身勤銘坐隅
以代書紳

義門奕葉文

一齋銘

明鄭楷

梁山司訓黃先生立我有進修之室扁曰一齋義
門鄭楷聚取古語製銘以相勉銘曰
一本萬殊萬化一理道合內外誠而已矣五常之本
百行之原一以貫之動罔或愆至尊者道君子時中
主一無適道廼與同

同上

孝友齋銘

前人

清江蕭秉綸氏有燕居之室曰孝友齋吾友黎公

遜夫既序其事復來徵銘于余遂為銘曰
吾身之生本乎父母兄弟連枝天倫攸叙維孝維友
良知良能靜存動察實德之行其孝伊何曰愛曰敬
執玉捧盈承顏順令其友伊何朝夕怡怡如手如足
保家之肥勿措于私勿昧于理一本乎誠是為君子
有美齋居昭揭茲銘尚期擴充永揚德馨

誓古齋銘

明 鄭棠

嗣天師無為公為其從姪懋孚述誓古齋記以聖
賢心學之要為言士人傳至翰林咸仰其家學儒
風之懿美既贊之以辭章余不容嘿亦拾其緒餘

銘諸左銘曰

遂古之初道由自然河洛出圖人文始宣曰若誓古
道統所傳精一執中罔有外焉對越在上一誠交通
洞然精白高明有融上下同涼盡其泰和物我一視
靡閒以他形形色色生長成遂覆載均體默其妙契
參贊化育與天為徒有感斯應昭茲匪殊眷山之陽
仙人所廬進德修業誓古是書祭其文光家傳道妙
出入宮牆會同玄教優陟聖域期底有成下視諸子
曾莫之稱效彼專門章句之習矜其車服誓古之力
借曰可師爰古之誓誓古有訓明道之為

同上

金蘭齋銘

前人

為天台應先生作

大易之旨同心斷金謀猷交贊過舉交箴事之有成
似蘭斯馨氤氳至和舒翹暢英彼善與仁宜近以親
志氣相合名譽孔云內而弟昆外而友朋同若金蘭
勿渝是盟同上

三樂齋銘

前人

奇嵐何子敬構堂三楹通州治之東環列森翠俯
瞰嵐漪清風雅韻其儵然也予以奉其親歡愉其
洩洩如也友于其昆季和樂之雍雍如也又以洽

其賓朋笑談之侃侃如也因書其顏曰三樂既而
學克行修校藝南宮登名科第掌教通川舉北師
表其肅如也繪其風景之佳氣于帙念其天倫至
樂不能置于懷也春坊僚友為之文以導其志以
慶其樂之善也亦欲余為之銘乃拾其緒餘誦之
云身其辭曰

君子之樂匪由外慕安乎其天行乎其素人生至樂
孰如天倫尊德樂義富貴浮雲嵐河之漪環以翠微
風韻之存喬木故居有堂之構怡親之壽燕其弟昆
麓墳協奏仙仙學子執經挾史來遊來歌淑其時雨

足乎其內克實光輝無往弗豫無適匪空樂只君子
非矜以喜非泰以恃惟學之似惟學能似益其泰和
君子之樂君子之多同上

銘林卷之十四

銘林卷之十五
宮室

慎獨齋銘

恒人為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衆不察
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
匪虞人覺而畏己知一念之萌必存于正一言之發
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
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
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敢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

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為教本教為德基本立基宏
奚施弗空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遜志齋集

林泉讀書齋銘有序

士不知所為學久矣文辭以為華記誦以為博古
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
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學之篤也誦
所聞者以銘之銘曰

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忝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毀
為異為庸臆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

口習心游率淪于塾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
將躋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絕為惟心之求異端是歸
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
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為天民萬理紘紘擡之如髮
春融海濠水長泉達內刻其穢外蕪其牋不容以虧
不驕以亢以聖為準以賢為徒大道是趨廣居為家
勿溺於污勿畫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
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
各充其需禮敘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
僅足一己俗學卑卑為俗攸嗤非有君子孰能與之

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永懷同上

持敬齋銘

明解縉

有見夢於予者絳衣綈冠步中規矩不出戶庭如
有執持断断誠一循循仁義其徒有曰整生齋生
不嚴生肅生主一生無適生有然生惺然生者戰戰
兢兢拳拳孳孳洞洞屬屬然指予言曰是灵臺丹
府泰然而端居者是持敬齋主人也其所持守患
難不能憂富貴不能溢如七噫之持而雷霆有所
不聞也不以幽暗自怠不以須臾自間自未始有
形之前將呈乎四達無窮之後後天地先天地前

無始而後無終凜乎一於敬此其所持也顏冉嘗
請從事於斯予恍然而悟曰子之居即我之居也而
孰為主孰為賓也孰紛紛而多言也惕而此之猛
省不見嘗謹識之不敢忘焉親友康氏志高以持
敬齋請銘孟子曰持其志也志高亦志子聖賢之
學哉天下莫不有是齋也而為之銘銘曰
人各有心心動為志持之則存洞屬祇畏匪若持滿
尚或措之勉勉循循拳拳無替自愚而賢自賢而聖
成始成終□於持敬解學士文集

主善齋銘

明楊士奇

吳中徐備發身科目為安吉縣學訓導用志聖賢
之學以主善名其麗澤之居蓋非獨以示學者又
以自警云其寮之長郭彥鉉先生吾友也間來求
文遂為之銘曰
生民之初受命于天仁義禮智罔不善焉氣稟或下
內昏外誘聖教爰興俾初之究厥初伊何性善焉耳
明之復之究極其至道匪一軌德靡常師吾奚適從
惟善之歸博以求之約以操之惟善之宗無惑他歧
精察允蹈復我明德悠久純熟駸駸聖域猗徐備氏
欽仰聖謨煌煌主善以揭齋居臯比在中詵詵來覺

精義所存兼資教學惟誠克至惟敬弗渝勗哉無斁
庶永終譽

東里文集

退思齋銘為蹇少師作

明楊榮

惟心之靈厥官則思心有所感思則從之粵誓古聖
弗思而得自餘賢智必思乃獲人臣之道蹇蹇匪躬
退思補過進思罄忠朝斯夕斯罔敢怠忽慎終如始
確乎不拔公任冢宰進秩三孤位尊望隆厥思何如
秉心律己思無過舉進賢退奸思存仁恕細紀法度
思所設施禮義廉耻思所維持兆民未寧而思安業
四序愆和而思調燮百職未修思以勵勤庶政未理

思以解紛謀猷允諧尚思啓沃教化未洽尚思樂育
夙興夜寐疊疊以思思而弗置乃有所裨庶績咸熙
厥思無斁豈曰徒思恪恭乃職公之思矣百度惟負
叶贊皇謨底于太平凡之思海內是賴輔□□□□
□□□□翼翼高齋有圖有書我作銘詩以永終譽
文翰類選大成

正固齋銘

明

黃淮

乾道四德貞以終之爰翁爰聚肇彼化機維人之生
肖形天地斂華就實匪貞曷致其貞維何曰正而固
不頽以偏不馳以驚端方平直中矩應規鞭辟迤裊

堅確自持譬彼築室必慎其址弗正則傾弗固則圯
正勿至矯矯則致戾固勿至執執則多蔽正之固之
貴乎有恒勉之敬之惕厲兢兢曾勤三省顏躬四勿
賢哲是師庶幾無失有齋翼翼藏修是宜展也君子
眎此銘詩同上

靜學齋銘

明

林環

御醫蔣君用文以靜學顏其齋夫人之群趨隊行
不能自異於庸衆者病不學耳然亦有操觚呻畢
以為學而竟不能斂華就實收功於聖賢之域者
由學之不得其道耳今君知勵志於學而學又加

以靜為功則君之於聖賢之道不惟知所以求之
而又明所以適之之途譬之航海者舵完楫具又
知循江河而下之吾知其不底其極不止也是則
君蓋異於眾人遠矣為之銘曰
渾沌肇判二五構精誕揆厥元閭焉無聲惟人之生
本真而靜物交未形靈臺瑩淨情熾而動厥初遂淪
頽波狂瀾疇克其趨哲人知幾勉師先覺索塗匪冥
以靜而學靜學伊何非不覩聞人失以擾我靜而存
理有未明端扈是索冥心聖涯鬼神莫測事有未合
默坐是尋泯情囂境天地寔臨至于日用紛沓交并

遂感而通皆靜而應復迨設施之功顯名振勵奮迅
亦靜之形彼緇其衣淪於寂滅我靜而動孰云同轍
彼黃其冠溺於虛無我靜而有寔與殊途以茲進修
果為底止尚友千古武侯周子細齋集

寡欲齋銘

養心之說昉自鄒孟氏寡欲之一言道喪千載至
濂溪周子始從而推其說以為聖賢非性生必寡
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是則無者聖賢之道
而寡則學者希聖希賢之功歟游洋邑丞祝君以
寡欲名爾蓋有志於希聖希賢者也予謂世之希

聖賢者多矣然而槩植索塗罕能造其域者由求
之不得其道也今祝君有志於學聖賢乃獨能於
方寸間實用其力譬猶沿河而不止雖有遲疾然
不至於海者寡矣遂為之銘曰
靜觀靈臺萬絲斯出胡為引之物則交物情熾而蕩
遂流帶返猿逸其林馬驟于坂彼交於中俱為斧斤
方寸之微幾希與存惟彼哲人克主於一既約其情
厥欲斯窒由寡而無廓乎太虛孰侵我疆孰窘我廬
昔為抗衡今則聽命誠立明通乃賢乃聖由學希聖
由聖希天洞見帝則天君泰然同上

悅心齋銘

明薛瑄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為心蠱賊大哉孟氏
儒林之細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曰理曰義
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
天乃斯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
豈無肥旨秣飽以酣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既作止
銘亦書止日居月諸勿替終始薛文清公集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既知矣
其將何為質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為義不專所

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縻謂之勿
者庸以禁止於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
如厭糟醜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眇眇之
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願勿
欺名齋顧以自規庶幾匪懈賢可士希同上

惜陰齋銘

前

大化茫茫斯物斯億人為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
心會其極其體密微其用周悉之胡氣拘所得者失
顧茲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
畧景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
從事二者遑遑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間毫髮
靡懈頃刻于茲卷舒于茲語默憶彼前脩瞻望靡及
有卓君子希慕軌則爰作齋居爰圖進益古訓是名
古法是式由學而仕勤勵夕惕豈曰道悠由近可即
豈曰高山由下可陟敢贊一言以勗無斁同上

恒齋銘

前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焉公始知學
且夕孳孳顧此彝德思厥保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
雷風法義有恒師孔恒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
萬此一言遂揭齋楮出入是觀若鑒神明若臨師父

爰自筮仕屢擢屢陞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跡
昭哉歷歷持鐸教尊剖符民輯溥彼旬宣江漢是式
允于出納喉舌是職晚亞南宮朝推耆碩啓沃經筵
忠忱彌積載承恩詔懸車故鄉乘化消息孰不榮光
繫公之賢惟恒之幹夷險一德終始靡僂公雖逝矣
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安儼
匪曰高山恒齋是仰同上

存誠齋銘

前人

惟天地萬物實理為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
稟賦之雜操紛虛偽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為斯

太極之全體兼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保持視
聽言動敬以主之群邪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往
哲是希爰居爰處左箴右規弦韋是服絲桐是揮沉
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作靡敢怠墮室欲止水如
防如堤庶邪妄之可閑冀存誠之在茲美厥志之名
齋述法言以勵之同上

恒齋銘

明何喬新

樂安唐君佐名其燕居之可曰恒齋蓋念其視考
世有恒德故以是榜于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先
生所以為恒者而務及之也士大夫咸賦詩以發

其名齋之義而盱江河喬新為之銘其詞曰
天道維恒四序行焉人道維恒百事成焉相彼昧者
乃罔斯守虛而為盈無而為有樂只君子齋居晏如
久焉若暫終焉若初惟茲恒德匪今斯今乃祖乃考
世有恒心人之有恒若水有本放乎四海其流混混
人之無恒猶彼汙渠驟焉而溢倏焉而除嗟爾君子
動息于此無念祖考維恒是履南人之言太易之辭
罔或忽忘念茲在茲

樹丘文集

敬慎齋銘

前人

無錫令李君叔蘭闢小齋於其署公退則燕休其

中而扁之曰敬慎間因冬官丁君元美屬予銘之
予謂敬以心言慎以事言能敬且慎修己安民之
要不外是矣乃為之銘曰

錫山之署有齋伊闢悒悒君子于焉燕息嗟爾君子
惟敬是費你心或怠厥政以靡嗟爾君子尚慎無斁
尔事或荒終累厥德敬之惟何夙夜兢兢譬彼涉川
而履春冰慎之維何朝夕惕厲譬彼山行而踏虎尾
内敬于心外慎于事上帝臨汝其敢或肆從事於斯
靡怠靡荒厥績用懋厥民用康華扁有煇齋居有翼
銘以坐右尚勗尔德

同上

艾齋銘

明 李東陽

人非聖不能無過過矣而弗自知知之弗能改改之弗能力然後其過成焉予之過多矣嘗取其尤大者六端欲作銘以自戒未能也文選黃公之子鄉貢進士汝修有志於學名其居曰艾齋其父執方石謝先生為說而汝修請予銘予不能銘汝修因取所自警者為告若汝修之過其同異多寡蓋自能知而擇之奚盡待於予言哉銘曰

惟人弗明惟害之萌明而弗疆其過乃成若莠于田匪耘弗登孔戒克己顏德以貞狂克作聖曲能有誠

力致于艱既倍乃勝□不易知實歎厥行予有六去去惰去輕去玩去謔去念與矜志則有餘予力未能子復何愆而艾是名家有庭訓鄉有典刑有一其言百我茲銘歸爾攸居往服爾膺慎爾出入戒爾寢興君子勗哉靡言不微

懷麓堂文稿

寓齋銘為博士陳後作

前人

寓形太虛物各有處人亦物身顧為物寓身寓于世意寓在物視厥所寓可以觀德少遊東南壯居帝京藏修息游于畫是名朝毫暮縑是究是管體物之妙以發我情我情匪留聊以寓我苟以為寓矣所不可

古亦有言隨寓而安優哉游哉以歲以年同上

約齋銘

明 祝允明

滄洲陸子曰偉良父署約齋陸子詞說履踏版御
未曾畧紓後祝子曰是反歛縮束大盈於至廉未
可探本量其益執匪渝馴至曾堂孔室乎刻齋銘
辯不滕口茲不盈武藏不得睹而忽彌宇瞻彼葦竹
尺之阻尺之阻其崇仍以敷懷星堂集

慎獨齋銘

明 何孟春

誰氏君子齋名慎獨遵易之夕惕警詩之潛伏不必
聲色之發始懲每於念慮之萌致肅驗珠玉於重淵

披日星於隱谷誠幾善惡彼何得於見聞閔判人鬼
此己為之表暴試瞑目以及觀當檢心而內卜期置
理以安居忍容私于托宿中心不翳以微雲外體常
存乎法服嗚呼此初之所由復乎此謗之所由逐乎
此仁之所由熟乎此惠之所由蓄乎此天之所由福
乎嗚呼此君子之所以必慎獨乎燕泉集

若虛齋銘

前人

鐘鼓之鏗匄惟虛而有聲木火之晶熒由虛而始明
惟易之咸以虛受人是故君子盛德若虛苟非其人
虛而為盈同上

正齋銘

明 陸深

都諫俞君國昌作正齋友人陸深為之銘曰
渴不飲泉息而擇木毋謂小閑罔敢弗穆負宸以朝
兩觀斯戮秉德不曰神明所福高齋抑抑惠山之東
於皇先訓配茲棟隆過焉必式君子之功蟻旋則折
龍德乃中曲房複閣以貯歌舞結綺臨春速譽名侮
陋巷稱賢草廬頌武端居儼藏式是千古易之尚象
書贊肯堂卓哉位置負陰面陽豈曰室邇用表萬方
太史勒詞以銘忽忘儼山文集

省齋銘

明 顧璘

人心難持譬彼奔馬銜檠或弛幾敗乃駕持之維何
反聽內觀善邪惡邪貴察其端孔曰慎獨湯曰檢身
維聖斯惕矧余士人參也則魯道續厥躬考德絜義
三省之功夢夢百為省則有覺持志弗遷立德乃怡
靈府淵沕鬼神其森匪曰既聖孰敢從心顧東橋息園存稿
思齋銘有小序 明 羅欽順
友人張君主貴名其燕息之齋曰思余不敏蓋嘗
從事于斯而略知其說矣為之銘曰
有貴於己人人所同物或能蔽思無不通苟惟勿思
狗欲忘返上智下愚於焉始遠嘉我良友忠信為基

反觀內省以類而推視聽貌言喜怒哀樂當幾必研
有動斯獲膏梁非旨文繡非華寶茲天爵其貴曷加
箕範軻書訓詞炳若要匪徒聞斯為善學一心既立
萬善畢陳敢銘齋壁以贊日新整庵存稿

養浩齋銘有序

明許相卿

秦谿黃翁汝溫生起家課諸子經咸有專業晚
復名其燕居所曰養浩之齋翁沒若干年翁之孫
三錫好文而與予游間請予言以詔後人俾毋忘
先懿則為之銘銘曰

盈天地間夫孰非氣曷主張是惟一理懿民受以生

同體罔貳惟習斯特惟欲斯昧理日漸盡氣斯餒而
如平無帥橫潰莫司聖賢之學立志為始義集有恒
理全氣裕充塞兩間浩然無涖洵美黃翁好古遠慕
養浩顏齋弗阻遲暮亞聖之養勿忘勿助遺訓炳如
具存節度後昆繼志遙遙上邈

黃門集

求放心齋銘

閣試

明趙貞吉

乾為吾健坤為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處為雷
止處為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為心別名為仁
無內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
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有情合為一體

未著驅殼只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
可以形容藏中何有圈中何名至精至一為天地心
原此真心不分愚智與躍鸞飛各識其職蒙蒙我生
營營自戕自斲自喪自迷自狂自築其牆自固其防
自放于憂悲愴逸鄙吝貪妬之場而不悟其非真常
也嗚呼此獨何心往而不復夜半一聲天心呈露夢
後周公廟中西伯玄酒太羹泊然無迹辟彼淵泉今
見涓涓辟彼大壘今見萌根無象之象無形之形根
滋莖大水到渠成一時翕聚萬古常靈嗚呼易悟者
心難淨者習呼為習呼吸為習吸習心作主須臾不

離辟彼家室見奪於賊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
苦禹平水土涵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念不起境
不觸也一見不倚微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脫也不
絕思慮自澄寂也以我視天地萬物未有我也以天
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翼乎如鴻毛之遇順
風浩乎如巨魚之縱大聲也然而不能無過也夫不
能無過者習難淨自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為
真求放而不放真悟真修前後徹朗愚非為下智非
為上曰也從事參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著書太山
岩岩示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為

知耻銘于東西敢告同志 趙文肅公文集

書齋銘

明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
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為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
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
中庭以衢為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
為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
已乃為藩籬哀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身邊聲闕然
每至深夜鼓鼕鼕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
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

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
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
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
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閤地藏神區鬼奧邪其
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巨海西浸
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者今遙望者幾
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
可得也盖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
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為顧
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

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
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
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
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
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
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
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
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
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為道為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
荊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塔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
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震川集

古澹齋銘

明 李維楨

容成大庭伯皇中央人貌而天鳥行無彰常常純純
乃比于狂是為上古其事忽荒狶希氏流孰能不波
餘食贅行亦孔之多漶淳散撲亦孔之叱何以反古

維澹匪他太羹腥臭燔黍捭豚玄酒明水抔飲汙尊
澗沚之毛蘊藻蘋蘩腹既果然五味何煩苟簡之田
不貸之圃逍遙之墟是宅是處無為名尸無為謀府
無為事任無為知主左據槁木右據槁枝有象皆易
有聲皆詩來者不拒去任所之其寢不夢其鬼不疲
北北宮奢南南榮跽西西鄉曹東東門吳作我四鄰
德必不孤澹哉澹哉與古為徒大泌山房集

妙啓齋銘

前人

治天事人道莫如嗇少私寡欲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是以早服致虛極守靜萬質

真若渝太白若辱猶兮若畏四隣曠兮其若谷澹兮
其若海敷兮其若樸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其猶橐
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
之道故知足之足常足右集

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無使汝思慮營營無以故滅命
無以得殉名緣督以為經得其環中以隨成修習中
之誠以慮天地之情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彷徨
乎憑閔天地為合合喙鳴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官知止而神欲行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
其攬可以保身可以盡年乃可以長生右集 同上

學古齋銘

為王孫圖南作祖行
隱公而父孔陽也

明 郭造卿

爾學乎古睿聖之武懿戒攸存惟爾之祖爾學乎古
柔嘉之甫訓戒攸存惟爾之父 海嶽山房存稿

五簋齋銘

明 王思任

請則不敢未能免俗留則所願客今不速饗或一牲
罍不破六惜命養廉推心置腹天地此數人神共福
雖非豐腴未嘗不足何以將之魯酒脫粟何以際之
園蔬便肉何以娛之琴書碁局何以樂之山青水綠
詭 卷文飯小品

醉雪齋銘 有序

明 侯恪

吾郡自梁孝王築雪苑三百里延諸文士觴咏其
中而雪之名始著後來賦白雪者皆祖述其事顧
未有以醉雪為名者友人沈予諷氏屬余以醉雪
顏其齋且乞銘焉舊史氏曰予諷之為此銘也何
居乎夫四時之序春華秋實物各有托而雪不與
物焉乃其逸韻香格傲松栢之歲寒扶天地于重朗
有世人所未易知者予諷無亦醉心于是耶昔郢
人歌白雪之曲其調彌高其和彌寡千古寥寥大
雅久絕予諷醉心于是而齋之銘之吾雪苑之名

不啻重矣乃為之銘曰

雪之色皜皜其白明徹冰壺光浮月魄子之醉之素
心脉脉雪之韻婀娜其來步擅凌波曲翻落梅子之
醉之玉山將頽雪之澤氤氳微抹瓊蕊春晴瑤塵香
潑子之醉之芳華是掇雪之格歲寒不渝長松落落
綠竹于于子之醉之邈與世殊侯太史集

良齋銘有引

明唐汝詢

良齋者新安程子燕息處也程子以止為氏而以
良名齋蓋取成始成終之義諸縉紳先生為記而
解之矣予因作銘

浮浮者化榮榮者謝兀而不動仁者所舍大鈞布物
載陶載甄震而出之良而成焉惟良之德以止為則
不妄其行行乃莫測譬之諸山巖峙若頑澗礎興雲
草庶木繁吾友程子德健而止以良名齋有味厥旨
齋中何物琴書道遙書止于悟琴止于調亦復嗜奇
龍文鳥跡浩瀚焉從鍾王標的時止而止翱翔藝林
時行而行用汝作霖昂哉程子飭身自此動靜以時
天錫爾祉編蓬後集

生壙齋銘

明陳衍

鑿坏為矯活埋亦拘吾愛吾廬晦明與俱其為屋也

洞洞窅窅其為人也施施于于孰生孰死孰榮孰枯
尚能竊歎而分別之乎 大江集

林淇清淨齋銘

明陳繼儒

林淇清淨齋銘其言不雅則余為刪定作三字偈
榜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瓦盆間呼田童
唱之可供田父一餉薄醉也

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
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忘不談禪不
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間便入忙便去
即上乘即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裔

白石
樵真

儀甫弟書齋銘

明周之夔

吾行年三十長汝十有三歲今不幸慈父見背弟
既弱不勝事質薄多病而吾又拘鄙經生家事大
小百茫無措回思吾少小親書史學詩画迨十有
五六一時名士便肯與我遊但恨吾學漫衍無家
上探仙佛下涉技藝彌年彌歲耗資傷神進取之
業未遂有負父兄責望良友切磨之息乃知先主
歎髀肉阮籍哭窮途誠古今所均痛耳又夙生妻
子念薄經營術疎入門無欣然相得之色既已不
利于家又志大才小性剛跡嬾嗜善流于過信嫉

惡傷于太明涉世末流難乎自免行復不利于身
先人常云是子只可讀書不可他事知子莫若父
思之傷心吾居恒數日不見朋友便忽忽不樂以
故喜尋山結伴家居日少素性若此今皆不得自
繇內外綜理屈曲違心然所以猛自撐挫者為吾
弟調疾親書地也弟年方盛進修未艾三年終喪
始議婚娶俗累又簡豈可虛度日月坐荒德業哉
澆俗重財利輕文學吾亦讀書未成言也無徵但
人生自有常道不謂無志聖賢便當甘心下流嗜
利鉤禍內動骨肉之釁外招門戶之侮今賴先人

率瘠之餘澤食有肉出有車田宅奴婢百事粗遣
造物于予兄弟不薄矣若不乘時修省早已反躬
或至以聲色蕩心性氣焚和進不足以立身揚名
退不足以養生盡年既傷父靈又虧母恃如之何
其可也嗚呼先人之勤儉忠厚種種可學仕有造
于民隱有濟于物時論悠悠未必見察或泥豐約
之形而議恬鄙吾儕自信于心而已今兄弟中雖
好尚不一要于周身之務俱可無慮唯吾多偏癖
而身亦不免于岐路絲染之戒嗚呼士各有志吾
心懷經世無階灑一腔熱血雖復頽策出世之學

尚爾情緣繫縛非狂非狷行當與草木同腐如此
餘風誠恐煽及于汝汝其以父為師以兄為戒時
仲秋初旬弟疾新愈吾懷不樂耿耿于中不能自
已遂銘于其讀書之所銘曰
豁汝戶毋蔽汝度閉汝扇毋馳爾神誰式臨之我父
之靈爰居爰處惟德之聚中藏先生之書外接長者
之車有飛者鷄來集山墟吾是以愛吾之廬桑草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
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
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

而有餘乎 朱子文集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脫汚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同上

林卷之十五

銘林卷之十五

天守遺蹟大路行真新号

此有餘年...
天守遺蹟...
大路行真...
新号...
銘林卷之十五

